

我乡我土

小溪长歌

□程远河

在我们村西岩下的石缝中有水汨汨渗出,汇成清泉。有人用石头砌起来,便聚水成潭。潭中水满溢出,一条小溪便诞生了。
小溪的上游没多长,却是很好看的一段。黄花苗、紫荆花、白菊花在春夏秋三季在溪边次第开放。冬日衰草连天,溪两边的草却青得新奇,用手摸摸,柔软而有暖意。有时溪水封冻,你趴下身去侧耳倾听,能感到冰下仍有水在流动,心便热乎乎的。
小溪流入村中,大人们用溪水淘麦、饮牛、洗菜、洗衣,孩子们用挖出的泥做泥娃娃、泥哨子。有人叠纸船在水上漂,但只要一拐弯就被绊住,行不远。逢水大的时候,我们用迎春花的藤条作成水轮子,架在有落差的地方,水一冲,浪花四溅,一身泥水的小伙伴们就笑声不断了。
溪水流出村子,流向北坡,流往下沟。它一直贴山岩默然而行,弯弯绕绕经过两级较高的石阶时,形成了小瀑布,

老远就能听到水声。这地方夏季清爽,冬季有冰挂,赶路的人到此总会停一下的。瀑布下方一二百米的石岩下,乡人垒石圈水,成了浅井,说是大水缸也无不可。曾经我从学校归来,拐过一个弯,见一只松鼠在喝水。我赶紧退后一步躲起来。松鼠喝完后又来了一只喜鹊,它们都喝完了才轮到。我跪下一口气喝个饱,又洗了把脸,清爽好多。接下来,我打着呼哨逗那些山中的动物们。
这段山谷叫八里沟。多年后,我就在这八里沟小溪边上的土窑洞里安了家。人住沟上,并在沟底,我用木桶挑来清水,把孩子们的童年滋润得鲜活清亮。从门口出发,家人用脚造出一条小路,直通到沟底我的菜园。孩子们给这菜园起名“四季青”。父亲在我们前栽上小小的柳树,用这溪水浇灌,春来柳叶早早返青,在风中芊芊舞动,很有江南味儿。三月末,山桃花的缤纷落英,在溪水上飘飘悠悠……
我十二三岁开始外出求学,晚归时

月光照着它,银白如镜片;早起时凉风吹我面,叮咚向前行。我熟悉它如同熟悉我自己的脉搏,只是因为到大路边坐车进城,我一次也没看到它流向何方。
这些年回去少了。人在外乡,午夜梦回,多少少年往事已恍若隔世。回望那片山水,心中满是怀念。前不久回乡去,午后我走向小溪的源头,刻意放慢脚步和它全程同行,去探问它的归处。
我踩着落叶在山中慢慢行走,小溪顺着山势在脚下轻轻低语。三十年前它就这样陪伴过我,二十年前我也这样追随过它。十年前我坐在溪边看水中的明月,回想当初的少年意气。如今它澄澈明净如当年,而多少山中风物已难寻旧颜。山风呼呼,山林轻语,山鸟和鸣,这小溪流经的山谷离红尘不过二里远,却僻静荒远得如居深山。
终于,小溪流出低矮的八里桥,来到一片平展的草地上。面对这开阔,它会眼前一亮吗?三十年来第一次,我随着它一直来到它要注入的涧河边。两水交

汇,因兴奋有些许冲动,激起更清远的声响。是河水拍手欢迎溪水的加入,还是溪水高歌着前来报到呢?飞溅的浪花打了几圈儿,才相拥着一起东去。
我站在河之洲。向前望,涧河滔滔,流向更远;向后看,溪水绵绵,不绝如缕。它们合二为一,携手并进。作为一条小溪,已走到旅程的尽头,但作为溪水,真正的行程才刚刚开始。隐隐地,我心中有些许悲壮,些许欣慰。
难道这就是我的小溪的归宿,再往远处就看不到它的踪迹了吗?我不死心,跟着河水一路向东,到达涧河汇入洛河处。面前水声震耳,已经是一条不小的河流了。河面碧波千里,光影闪烁,足可以托起舟楫;远处水天相接,似乎可通天涯。站在岸边,我感慨这河中有哪滴水有小溪的影子呢?猛然又心胸一开,这河中又有哪滴水没有小溪的影子呢。
我知道,故乡的小溪已不再映照我少年的身影,但我在有水的地方都能感觉到它。

书林撷英

营造温暖的精神家园

——读赵克红小说集《多梦时节》

□张文欣



作者:赵克红

简介:赵克红,洛阳市作协副主席,郑州铁路局作协副主席。《多梦时节》为其中短篇小说集,包括《推着火车跑》《山道弯弯》《隐痛》《错位》《田雨的世界》等篇章,描写了纷繁多彩的社会生活,刻画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收到克红送来的小说集《多梦时节》已有一些日子了,计划要写些文字,因为杂事纷扰而一再推延。当寒流裹着雪花袭来时,我突然觉得,应该为这本洋溢着真情和温暖的小说集说些什么了。

克红的小说虽然描写了纷繁多彩的社会生活,刻画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但其中似乎鲜见钩心斗角、阴谋权术、险恶狡诈、惨烈血腥的情节、场面和人物,他的小说基调呈现的是一种暖色,是平和,是安详,是柔软,是真情和温暖。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热情善良是克红在生活中的基调,他总是用一双友善的眼睛和宽容的心胸看待周围的一切。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做人的基调也表现在他创作的价值取向上了。

文学的功能,小说的功能是什么?莫言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我想,这个用处就是文学对人们精神的巨大影响。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和局限而存在缺憾,文学作品会弥补这些缺憾,用感动、共鸣、憧憬来构筑人们精神的港湾和灵魂的栖息地。不管有多少时髦的理论来对小说进行解读和诠释,我始终认为小说应该有一种教化作用,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

《多梦时节》中的许多人物也都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困顿和窘迫,但是在克红笔下,故事的发展并没有走向控诉、仇恨、阴谋、报复这些极端,而是用人的基本道德、良心和伦理使故事和人物在斑驳的阴冷中呈现亮色。克红用温润如玉的君子品格和友善宽容的人生态度,来作为自己小说的价值取向,引导人性向善、向善、向善,为读者营造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这应该是这本小说集最值得称道之处。

克红的小说很注意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写,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篇章可圈可点。他似乎也有意识在不断做着写作的调整和改变,其中包括写像《掌眼和吃腥的猫》这种拟人化的动物寓言小说。在我看来,这一篇是作者丰富想象力的充分释放和展示,在荒诞、诙谐、幽默的情节和对话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讽喻。

《多梦时节》中的小说大多写于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作者在后记中也表示了“愧其少作”的遗憾。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无论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情节结构的谋划以及语言的锤炼上,虽然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但毕竟是他当年追求文学之梦的心血结晶,同时也记录着他在文学道路上跋涉前行的足迹。

人生不可无梦,梦里永远寄托着对未来的追求,永远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文学的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旖旎的风光也一直在路上。

花开时节

一盆水仙 一室春

□刘绍义

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养上几盆水仙,客厅的茶几上、餐厅的饭桌上、书房的写字台上、卧室的床头柜上,只要是能搁置水仙的地方,都会有一盆水仙在静静开放。

水仙要求的并不多,可以说是花草中最清心寡欲的了,一掬清水,几粒石子,就是它最奢侈的享受。郭沫若的水仙诗,就是对水仙的真实写照: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到处为家……只凭一勺水、几粒小石子过活……

“冷淡不生桃李径,只将素艳伴红梅”“同在寒梅应愧死,枯枝犹说傲冰霜”……梅花虽然高洁,但它们大多生长在山野,一旦挪入室内,它们的傲姿就会大大逊色。不像水仙,把自己的美一点不吝啬地奉献给人类。

“琉璃擗干耐祁寒,玉叶金颜色正鲜。弱质先梅夸绰约,飘香真是水中仙。”历朝历代文人骚客之所以赞美水仙,就是因为水仙不染尘俗,需求甚少,奉献最多。“雪貌娟娟玉露香,花魂洒落几丝霜。誓将淡白酬骚客,一洗铅华时世妆。”把水仙比作月中的嫦娥,窗外月光映着雪光,室内一盆顶寒而开的水仙,根植清水卵石中,冰肌玉骨,这份淡雅、这种恬静,该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呀。

物以稀为贵,水仙为缺少绿色的冬天平添一片春意。我们给予水仙的虽然不多,它却把整个春天都给了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美的享受。



久违的晴空 浩然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29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图基地:河图网 洛阳网

知多一点

“两面三刀”原是建筑术语

□春晓

“两面三刀”这个成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现在已引申成为绝大多数人痛恨的一个贬义词。《中国成语大辞典》解释为:比喻人前一一套,人后一套,玩两面手法。其实,这是古代建筑中的一个建筑术语,是衡量瓦工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

两面三刀的原意,是指瓦工砌墙的基本功和基本动作。两面是指砖的两个黏结面,一般是指下面和一个顶

面或侧面。当瓦工左手拿起一块砖时,砖块同时会在手掌上迅速打转、翻身,目的是在观察砖的外形,确定两个合适的黏结面。

三刀就是指砌一块砖时,瓦刀从灰泥桶中挖上一点泥浆后,分三次批上砖的黏结面,即正面黏结的两条灰泥子和顶部或侧面黏结的一条灰泥埂子。

技术水平高的瓦工师傅,砌出的砖墙平整美观;技术较差的师傅,不

是两个黏结面选得不好,就是瓦刀上挖的灰泥量有多有少,批灰泥埂子时,不是三刀定案,而是要四刀甚至五刀才能定案。

古代对学徒瓦工的培养,也是从两面三刀开始的。操作时,师傅故意将徒弟夹在技术较好的师傅中间,在同一道墙上砌筑,目的是要逼迫他注意质量,加快速度,徒弟在累得汗流浹背、腰酸背痛的同时,技术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分类广告

理工高考实验学校

搬家大全

管道疏通

洛阳气管炎医院

物流专栏

洛阳创世纪太阳能科技

注销公告

招生

郑州大学

诚聘

修锁开锁

寻合作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公告